

佛坪廳志

點校本

佛坪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出版

清·劉煥

編纂

過去是現在的過去
去現在是未來的過去
去只有清楚地懂得
過去才能有效地建
設未來

丙寅年孟秋

佛坪縣縣長
張景培

创修佛坪厅志序

夫志者，史之遗也。记方域之事，而以备考实，示劝惩，而资行政之资者，岂徒供輶轩采择哉！佛坪旧为周洋地，道光初始设官守，阅时少而典章未备。莅政者日劳于簿书，期会志窃有未遑焉。壬午夏，余承乏兹土，索掌故，茫无以应，心忧甚。客乃告余曰：『文献无征，何以为治？子其举此废典乎？』余唯唯，又以寡闻为虑。爰广咨故老，搜辑往事，历一载，就所得者，类次为七篇：曰地理、曰建置、曰田赋、曰官师、曰人物、曰选举、曰杂记。自顾浅陋无文，未能博览册籍，聊存大略已耳，以云信而有征，足备采择则可。若云如薛西子之核而有要，五泉子之详而不繁者，又梦寐之不及矣，奚止在官境哉！后之君子，谅其愚而继正焉，则余之素心也夫。

光绪九年岁次癸未，仲秋朔日 陕西汉中府佛坪厅抚民同知蜀东刘煥谨序

佛坪厅志目录

首卷

疆域图 序

卷一 凡三编

地理第一

建置第二

田赋第三

二 卷 凡四编

官师第四

人物第五

选举第六

杂记第七

3

3

12

16

19

26

27

28

对《佛坪厅志》点校的管见

修志一事，由来已久，目的是为了继往开来，承先后后，令后来人藉以借鉴，更好的为人民办好事。县志是一个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的沿革史，也是广大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史，它所起的作用是大大的。过去的县志，一般说来有一定的格式、布局，没有一定的要求和目的，大体来说是好的。但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加上编纂者所站的立场不对，因而存在以下缺点：一是不真实。如某地是一位名人的出生地、居住地，或著名的写作地，或认为某人埋在那里，以这些来美化抬高那些地方。当然真实了还可以，一查历史，不少却是捏造的；二是不全面。做了于人民有益的好人好事要表扬，这是对的，但对做了坏事的人批判的不多，具体坏事也不陈列，并且也不完全出自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三是封建色彩和迷信色彩严重。对被封建礼教束缚压迫下的节妇、节女大加表扬，甚至把祭鬼赛神的活动也写进去，这是不对的。以上这些，是旧志的通病，也应排在应舍之列的。总之，志是属于史一类的文稿，要真实，要全面，要出以公心，所起的褒贬作用要得当，要符合民意。只有这样，才会具有深远意义的。

我们今天对过去的县志，既要把它当作史料来看待，认真保管好，又应在阅看及使用吋慎重对待，好的继承，不健康的东西批判，不真实的纠正。使之更好的为今天的建设服务。

《佛坪厅志》，编纂成册于光绪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距今已一百零四年的历史了。现在，县内仅存两册，除了内容简略外，既没标点，也有错字，不易看懂。所以，看的人就不多。为使这一史料不致湮没，让更多的人能看懂，能以前看到起见，现由郭鹏同志全册标点，又纠正了错字，决定重新编排出书，以利更多的读者阅读。我想，对我县今后建设事业会有一定好处。

佛坪县政协副主席

李金

佛坪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点校重印《佛坪厅志》说明

『佛坪厅志』原本为清代佛坪厅同知刘煥于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所纂修，现县档案馆仅存木刻版本二册，且已日渐残破。长期以来，笔者唯恐原本或者丢失，或者破损，佛坪早年历史将无法考核。每与档案馆人员及有志于此者论及此事，常想筹资重印，一者为保存佛坪早年典籍，二者为研讨本县历史，编修新『县志』之用。值此全国修志盛世，各行各业均需修纂专业志书，笔者不度德量力，欣然提笔，于工作之暇，以毛笔将『佛坪厅志』用正楷全文抄录，边抄边点，居然成册。县志编纂办公室初拟将抄本复印，但因开支较大，经费不足，遂改为竖排铅印，由县印刷厂印刷，县文教局所属勤工俭学服务公司承担地图复印。

此次点校重印，原则上忠实于原本，作了以下几方面的校点工作：

一、原本无标点符号，人们阅读甚为不便，有的人还难断句。因此，为既保持原本格式，又使读者方便起见，即采用竖排印刷规则，标点断句。

二、原本所用繁体字、异体字，此次按国家一九五六年、一九六四年公布正式使用的『汉字简化字总表』，改用统一规范的简化字。

三、对一些地名，按国家正式批准改用后的地名用字，如『盤屋』改为『周至』等。

四、在行文格式上，『佛坪厅志』中所引用的诗词、碑文、职官署任时间、补注等，原文均为一行正文之后破为两行连贯刊印。此次点校时为阅读方便，符合现代行文规则，采取：对诗词按两句一行，分行排印，以求整齐清晰；对碑文则按正文格式排印；对职官署任时间，亦按正文格式排印；对补注内容，用括号标出。

五、对原本中一些现已不再使用的老体字，一般改用现行的通用字。如『𪔐』，改为『核』字；『𪔐』，改为『螯』字等。

六、对原本中一些明显错谬之处，此次作了校核订正。如『地旷人杂，易滋伏莽』，『林幽谷暗，伏莽易生』，其中『莽』字应为『蟒』字之误；『城圯待修』，『倾圯』的『圯』字（指桥）当为『圯』字（指倒塌）；『分防千总二』，一在厚轸子，一在黄柏塬的『轸』字，应是『珍』字；『厅署……二堂……颜曰恕德堂』，『颜』应为『额』字等等。

七、原本为尊崇朝廷，行文时一句话有关朝廷字句，必须另提一行。如『有抚民者，自国朝始』一句，从『国朝』处另起一行。此次点校，重印，不再另起行。

因笔者水平所限，点校工作尚无经验，谬误之处必不少见，诚望广大读者鉴

說，
并請賜教補正。

佛坪縣人民政府辦公室副主任

郭 鵬

佛坪縣志編纂辦公室主任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慶豐全圖

佛坪廳志

圖

四

每方五十里

正西二百一十里松坪寺文閣與定

關界

鳳縣上白雲界

寶雞磨房溝界

岐山三才峽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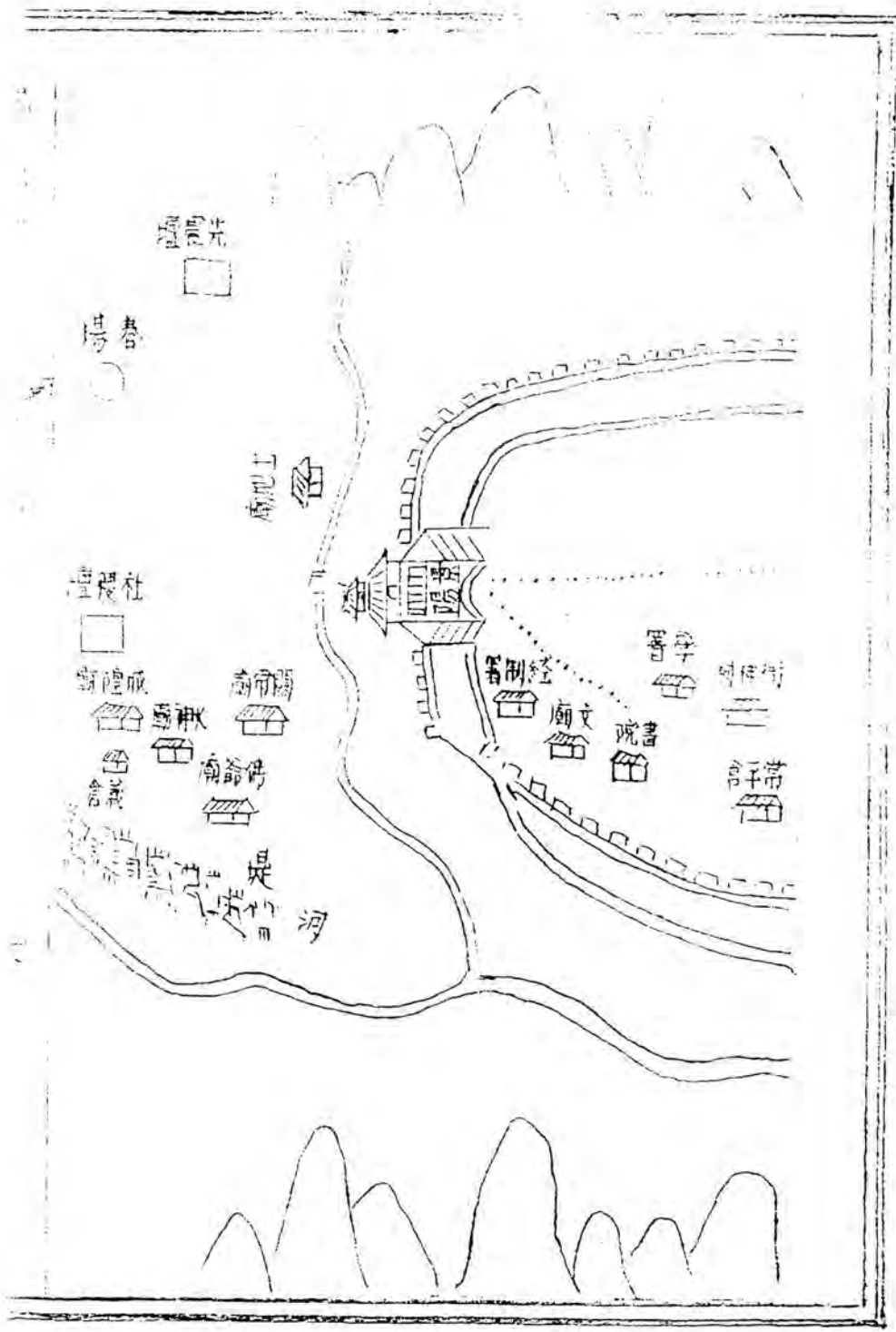
郿縣三太白山界

西北一百十五里老君嶺之蓋屋界

塔水出境
西四百二十里涼風
文洋縣王陽界

疆域圖





佛坪廳志

圖

五

廳城圖



金水出境
正南二百一
十里太古坪
文洋縣范棚
清界



佛坪厅志卷之一

同知蜀东刘煥汉楂甫纂辑

地理第一

佛坪处万山中，向皆深林密箐，人迹罕到。历代沿革不能详考，今以地望准之：东北接终南山。『禹贡·终南惇物』纪之；雍州西南近华阳。『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则佛坪在雍梁之交无疑矣。秦汉以来，其地属右扶风及汉中郡；三国以后属扶风郡及梁州；至唐属稷阳二州；宋属京兆、兴元二府；元属奉元、兴元二路，明属西安、汉中二府；国初因之，嘉庆间设周洋县丞于袁家庄，辖佛坪，属西安府。道光五年，度县丞，割周洋地设厅治，改属汉中府。此则沿革之大略也。

疆域广四百二十里，袤二百四十里。东三百六十里至宁陕厅，南一百三十里至九池坝，交洋县界；西二百八十里至洋县；北二百七十里至周至。县治凡六十地（城关一地，余洋四乡）。扼南山险要之区，踞周洋适中之所，东蒲西壩，挟二水以分流；北雍南梁，为两州之界划，不可谓非形胜地矣。分野或曰在井鬼之分。余昧於星学，不敢臆断。域内山川难以备载，今载其大者，有名者：

秦岭：由秦州来，入厅境，横亘西北；又东南经宁陕，南入褒中。古云：秦里秦岭是也。『史记云：』「秦岭为天下大阻」，即终南山之南麓。唐司空曙诗云：

南登秦岭头，回首始堪忧。

汉阙青门远，商山蓝水流。

三湘迁客去，九陌故人游。

从此思乡泪，双垂不复收。

孟贯诗云：

古今传此岭，高下势峥嵘。

安得青山路，化为平地行。

苍苔留虎迹，碧树障溪声。

欲过一回首，踟蹰无限情。

欧阳詹诗云：

南下新须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

悠悠烟景两边意，蜀客秦人各断肠。

太白山：在厅西北一百里。而隶眉县，背属佛坪。其神乃金天之精，南人崇祀者曰水府三官。俗有大太白、二太白、三太白之称。中有三泉，岁旱祷雨辄应。唐

柳宗元有『太白山祠记』，其略云：「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极寒，冰雪之积未尝已也。其人以为神，故岁水旱则祷之，寒暑乖候则祷之，厉病崇降则祷之，咸若有答焉者」。

朱铎诗云：

终南列万山，孤巔入云里。

雪花点翠屏，秋风吹不起。

何景明歌云：

我闻太白横西域，百里苍苍见寒色。

灵源万古谁穷探，雷雨窈冥岩洞黑。

中峰迢迢直上天，瑶宫玉殿开云烟。

千盘万折不到顶，石壁铁锁空高悬。

阴岩皛皛积古雪，绝壑长松几摧折。

鸟道斜穿剑阁云，龙潭倒映峨眉月。

高僧出世人不知，飞仙凌空笙鹤随。

洞天福地在咫尺，怅望尘海令心悲。

许孙釜『太白高』云：

太白高，高积雪，赤日青天互明灭。

太白高，高入云，终南太华俯同群。

太白高，高出尘，去天三百纷嶙峋。

太白高，森万象，凌空我有芦敖杖。

冠山：在南城外，群峰耸秀，状如冠盖。

兴隆岭：在厅南六十里，弯环崇耸，下临深溪，风籁泉声，交响不断。

鳌山：在厅南七十里。奇险峻峭，上出重霄，众山未朝，势若星拱。

父子岭：在厅西北六十里。高低顿折，石骨棱棱。相传秦时有父子在岭治道，

以迎汉王，不遇，皆投岭死。故名。

赤土坡：在厅西北七十里。两腋峰峦崛起，中稍平行，一线羊肠，土色皆赤。

老君岭：在厅西北一百一十五里。幽险崇隆，绵亘天际。相传老子曾游此。

天华山：在厅东二百里。一峰突起，高耸入云，诸山环卫，有若侍从。

正河：源出厅东财神岭，汇菜子滩、塔耳河诸水，经城北，西流十里，合增水

河入汉。

增水河：相传因神仙唐公房尽室升天，其增不与，投水中，故名。今水源在

厅西十里都督镇少南杨家沟口，三泉并涌，形大如斗。西经黄柏塬、二郎坝，又南

流至城固庆山下，入平原，绕斗山而下，入汉江。

黑水河：在厅西北五十里。源出扇子山，北流经沙梁，出周至黑水峪入渭。

太白河：在厅西六十里，源出太白山，南流经古子梁，合壻水入汉。

牛尾河：在厅西一百八十里。源出太白山，其流自东而南，至洋县沙坝合壻水入汉。

椒溪河：在厅东一百八十里。源出秦岭，东南流合蒲河又东流入汉。

蒲河：在厅东南二百五十里。源出秦岭，南流合椒溪河，至白沙铺会子午河入汉。

骆谷：北口属周至，南口属洋县，中属佛坪。高岩深涧。长凡五百里，路屈曲，凡八十四盘。蜀姜维伐魏，魏钟会寇蜀，曹爽攻汉中，晋司马勋伐赵，唐德宗，僖宗幸兴元，皆由此。『杜氏通典』云：『汉中至长安，取骆谷路，凡六百五十二里』。玉海云：『南山大谷凡六，骆其一也』。

杜甫诗云：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

自说二女啮背时，回头却向秦云哭。

韩琮诗云：

秦川如画柳如丝，去国还家一望时。
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

于武陵诗云：

乱峰连叠嶂，千里绿峨峨。
入蜀路如此，游人车亦过。
远烟当驿敛，骤雨逐风多。
独意采芝叟，临风发浩歌。

岑参『酬少尹骆谷行』云：

闻君行路难，惆怅临长衢。
岂不惮险艰，王程刺相拘。
忆昨蓬莱宫，新授刺史符。
明主仍赐衣，价值千万余。
何幸承命日，得与夫子俱。
携手出华省，连镳赴长途。
五马当路嘶，按节投蜀都。
千岩信萦折，一径何盘纡。

层冰滑征轮，密竹碍隼旂。
深林迷昏旦，栈道凌空虚。
飞雪缩马尾，烈风擘我肤。
峰攒望天小，亭午见日初。
夜宿月近人，朝行云满车。
泉浇石罅坼，火入松心枯。
亚尹同心者，风流贤大夫。
荣禄上及亲，之官随板舆。
高价振台阁，清词出应徐。
成都春酒香，且用俸钱沽。
浮名何足道，海上好乘桴。

章孝标『骆谷行』云：

扞云裹栈入青冥，鞞马铃骡傍日星。
仰踏剑棱梯万仞，下缘冰岫杳千寻。
山花织锦时聊看，涧水弹琴不暇听。
若比争名求利处，寻思此路却安宁。

山陬水澨之间，乡地辽阔，易以藏奸。则道路关隘不綦要哉！是得书。

东乡凡十一地：距城五里曰塔耳河，路尚平；夷四十里曰二岭子，二岭相对，中露平旷，有义仓；九十里曰东河口，两山夹峙，急流若注，有义仓；一百一十里曰大东河；一百二十里曰龙沧坪，俱层峦叠嶂，路极盘纡；一百八十里曰袁家庄，崇山环列，中开平畴，路达宁陕、兴安，最为要区，有义仓；一百八十里稍南曰小南；一百八十五里曰东岳殿，俱蛇径嵯峨，有义仓；二百一十里稍南曰西岔河，接壤洋县牛角坝，山路丛杂，素称厄塞，有义仓；二百一十里曰三郎沟，丰草长林，人烟稀少；二百四十里曰陈家坝，为宁陕四亩地界，山径皆崎岖难行，有义仓。

南乡凡七地：距城七十里曰草坪，地僻人杂；一百里稍西曰九池坝，磴路盘曲；一百一十里曰太古坪，沿山傍水，道亦崎岖，有义仓；一百三十里曰窑窝子，地极阻奥；一百四十里曰药坝；一百六十里稍东曰沙窝子，俱险峻幽僻，有义仓；一百七十里曰南龙潭，山峰环矗，石径陡斜。

西乡凡十六地：距城五里曰小寨子，平坦无陂；十里曰都督镇，出山要路，来往人杂，有义仓；二十里曰钓鱼台，山径屈曲；四十里稍北曰厚畛子，山深路险，有义仓；五十里曰黄草坪；五十里稍北曰耳扒，俱地荒人野；六十里曰古子梁，路极幽险，有义仓；七十里曰二十四坝；七十里稍北曰大蟒河；八十五里稍北曰阴家

坪；九十里曰黄柏塬；一百里稍北曰八斗河；一百三十里曰小涧沟，俱山径纷歧，险远而僻，素称要隘；一百五十里曰二郎坝，与岐山、宝鸡毗连，向为会匪渊藪，最宜防范；一百六十里曰观音峡，路险人稀；一百八十里曰牛尾河，通宝鸡、凤县、留坝，林幽谷暗，伏蟒易生。

北乡凡二十五地：距城二十里曰鱼洞河；四十里曰花耳坪；五十里曰西大山；七十里曰上清水河；八十里曰倒江源；一百里曰太平河；一百里稍西曰沙梁子；一百一十里曰庙沟；一百二十里曰刘家沟，俱山险路窄；一百三十里曰板房子，鸟道难行，有义仓；一百三十里稍西曰呼雷沟；一百五十里稍西曰响沟，俱山水沸腾，声如雷鼓；一百五十里曰长坪；一百六十里曰下清水河；一百六十里稍东曰黑屹塔；一百八十里曰虎豹河；一百九十里曰磨子沟，俱地旷人杂，易滋伏蟒；二百二十里曰小王涧，山径陡折，有义仓；二百二十五里曰小王涧西社；二百六十里曰黄草坡；二百七十里曰杜家坟；二百七十五里曰双庙子；二百八十里曰北龙潭，俱路甚诘屈；二百八十里稍东曰张口石；三百里曰玉皇庙，俱与宁陕、周至毗连，遼谷深林，防范宜密。

地凡六十，其日中为市集，而交易者仅十有四地：城内一、四、七日集，都督镇、黄柏塬、东河口以二、五、八日集，厚畛子、二郎坝、二岭子、太古坪、袁家

庄则三、六、九日集，而大鳞河、板房子、药坝、西岔河、陈家坝俱与城内集日同。

风俗刁悍，好讼轻生，吉凶四礼，虽无僭侈之端，然亦未合于典，岂徒有司责哉！士大夫讲明而移易之可矣。他若岁时令节，无关风化之要，概不录。

建置第二

古人因地建城，因城建署，而学校庙祠亦类及之，盖所以治民而事神者，非可苟焉已也。佛坪城道光五年同知景梁曾始建，东西二百四十二步，南北一百三十四步，周长三百九十五丈三尺四寸，基阔二丈，顶阔一丈二尺。门三：东曰景阳，西曰丰乐，南曰延薰，其上俱有谯楼。自同治元年蓝逆扰后，城圯待修。城外东北隅旧有护城堤，岁久亦圯，水患堪虞，光绪八年，同知刘煥重修之。

厅署在城正中，道光五年同知景梁曾建，同治元年毁於贼，惟大堂并东西门房存。同治六年，署同知吕瑞玉重建二堂。光绪九年，同知刘煥修复三堂及左右厢时，二堂亦欹补葺之。额曰「恕德堂」。

巡检兼司狱署在厅署右。

分防巡检署在东乡袁家庄，道光五年改设，旧为周洋县丞署，隶西安府。

仓狱驿递皆随厅署设者，即附之：

常平仓 在厅署左。旧有五廩，同知景梁曾建。储苦菽一万石，同治元年兵燹后仅存一廩。现储苦菽三百石有奇。

义仓十六所，俱光绪八年新建，在厅城者一，余在四乡（见前），共储稻谷一千一百二十五石、苦菽二千零四十石。

狱在厅署二门内西。

驿递额马二，马夫一。

训导署 在迎秀书院西。咸丰三年建，时同知李梦愚始请设学也。

佛坪营守备署 在司狱署西。道光五年建，兵额旧设马步守兵共二百五十三名，今裁为五十矣。

城守把总署 在守备署右。

经制外委署 在城东隅。今圯。

额外外委署 在西门内。今圯。

分防千总二，一在厚畛子，一在黄柏源。

义学二，城南北各一。道光二十六年，署同知朱念祖置。旧有民捐地，亩岁取租钱一百六十余千。以半为义学经费，半为书院山长修金。兵燹后，屡遭水患，地

就荒芜，岁入减半，仅敷义学用。

迎秀书院 在文庙西。咸丰元年，同知李梦愚建。兵燹后，倾塌无存；光绪九年同知刘煥重修。

按迎秀书院膏火本银一千两，系光绪二年前中丞谭由司筹拨之款。光绪七年春，署同知李廷瀛请领到厅，发商生息，每两月利一分五厘，满年共收息银一百八十两。

文庙 旧在城东南隅。同知景梁曾建，后倾圮。道光十八年，署同知潘政举改建城东北隅，工未竣，罢去。至道光二十六年，署同知朱念祖始告成。有记，其略云：『佛坪旧有文庙，始建于城之东南隅。地势卑湿，不数年而木朽墙倾。道光十八年，潘君树人权篆兹土，乃谋所以迁之。卜基于城之东北隅。工未竣，去。丙午冬，余来署篆，始鳩工藏事。余维圣人之道，如太和元气流行，四时不可一日息也。我朝文教昌明，二百余年，士生其间，莫不争自琢磨，以成为通经致用之学。苟不维新是图，则奚以崇先圣育英才而副国朝崇儒重道之意乎。厅城地处南山，新设于兵燹之后，虽僻在遐荒，不若通都大邑之人才接迹，然亦未尝无奇伟之士出其间。继自今多士之衣冠俎豆于中者，入孝出弟，守先待后，时以经术不明为耻。由洛闽之说上溯洙泗，博文约礼，经明行修，则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行自见之矣。』

他日出其所學，以仕於朝，故可以覩其忠孝之節，愷悌之施。即守其所學，而修於鄉，亦不失為醇謹之儒，正直之士，豈徒區區掇拾科第云爾哉！』

文昌祠 在迎秀書院內。道光二十九年同知李夢愚建，光緒九年同知劉煥重修。

關帝廟 在東關。道光七年同知景梁曾建。

佛爺廟 在關帝廟後。碑碣無存，莫考所自。居民相傳佛坪之名實自此始云。

城隍廟 在東關。道光七年，同知景梁曾建。道光二十二年，署同知黎保泰重修。

太白祠 在東關。

龍、火、蟲神共一廟，在東關。道光二十九年，同知李夢愚修。

藥王祠 在西郭外。

社稷壇 在東關。

風云雷雨壇 在西關。

厲壇 在東關。

先農壇 在東關。

楊泗將軍廟 在都督鎮壻水發源處。（將軍名从義，字子和，宋開國侯，知洋

州。

演武教场 在西关外。

漏泽园 在南门外。

田赋第三

佛坪山多田少，烟户零星，虽输赋公家不待督责，而生理鲜薄，视汉南诸邑为最贫。然其赋出于田，田必有户者，莫不属之里甲焉。东曰兴隆里，统甲九；南曰永兴里，统甲四；西曰升兴里，统甲八；北曰高升里，统甲九。

户有土著，有客民。光绪八年，土著户四千二百二十有八，口凡二万五千九百七十有三。视道光五年设厅时，户增三百七十一，口增四千一百四十三。至客民去住无常，历年增减难以细载，今就光绪八年编列者载之，客民户凡八千一百三十有三，口凡四万六千五百九十有五，而雇工另户不与焉。

田本周洋二县分拨，各等地共四十四顷九十六亩余。

赋每田一亩起科不等，共征粮八十九石一斗六升七合一勺有奇。内除实征本色稻米三斗五升八合二勺运交西安道仓外，实征粮八十八石八斗八合九勺有奇，共折征银一百九十一两八钱四分六毫有奇。

均徭银，原额二十八两一钱二分二厘有奇，均载丁额银二十九两六钱二分八厘有奇，匠价额银二钱八分六厘有奇，又额征停免银七两六钱二分五厘有奇，军籍等项银三两六钱六分七厘有奇，盐课银一十三两九钱九分九厘，均入地粮摊征。

统计地丁及均徭各款共征银二百七十五两一钱七分一厘，除盐课外，其余每两耗羨银一钱五分，共三十九两一钱七分六厘，遇闰加征银四两七钱五分七厘，加耗羨银七钱一分三厘。

地税每价银一两，完税银三分，尽所收解无定数。

留支出于正赋，佛坪则征赋无多，不敷留支。同知廉俸经费及祭祀、驿传各役工食等项，扣去减成减平，应岁支银二千三百五十三两四钱零二厘，遇闰加银四十二两零八分，除由地丁各款尽数留支外，不敷银二千有奇，按季赴司库请领。其司狱巡检应支俸工亦如之，训导应支俸工廩膳各项，则由洋县拨解，内有廩银二分，亦由司库请领。

物产宜苦苣、洋芋、包谷，瓜果蔬菜亦佳。木类虽多，其资用者梓、柏、松、枣、桦、楸、漆、桐、白杨、青岗、椿、楸、榆、柳。药称木通、细辛、当归、大黄、羌活、赤芍、杜仲、木贼、黄柏、党参、葛根、贝母、金银花、土茯苓、五倍子、何首乌。花有牡丹、芍药、映山红、金丝莲、玫瑰、枇杷。鸟兽恒畜外，

有熊、豹、豺、狼、狐、兔、猴、獾、野猪、貓、獺、雉、鴛、鳩、鴉、鶉、鷹、
鸛、鵲。水族亦有魚，然不多得。地东南宜稻、宜竹，亦颇宜桑。夫宜桑而飼蚕者
少，何也？岂吾民未知织耶？因势而利导之，美利其日兴乎？

佛坪厅志卷之二

同知蜀东刘煥汉楂甫纂辑

官师第四

同知，古曰郡丞，曰司马，亦曰同知，然皆无抚民之责也。有抚民者，自国朝始。佛坪抚民同知又自道光五年始。

景梁曾 字秋田，浙江人。道光五年由凤县令升任。时厅治初设，诸事缺如。梁曾筑城建署，招民垦荒，大费区画，鄂制军称其有用之才，信哉！

龙迪兹 道光八年署任。

孙世藻 字亦园，浙江仁和人，道光十四年署任。

陈尧书 字康堂，福建侯官进士，道光十五年署任。

潘政举 字树人，安徽桐城进士，道光十七年署任。

黎保泰 字健奔，四川阆中人，道光二十年署任。

朱念祖 字集之，江苏宝应荫生，道光二十六年署任。修文庙，建桥梁，设义学，至今民称颂之。

李梦愚 字闰堂，山东博兴进士，道光二十八年由兴平令升任。刚毅明决，民敬畏之。创修书院，请设学校，培养实多。卒于官，士民奉祀书院，以志感慕。

叶椿龄 字介舟，福建人，咸丰三年署任。

杨光澍 字霖川，湖北云梦附生。性慷慨，有胆略，咸丰六年署任。

孙 柜 字方山，山东监生，咸丰七年任。性耿介，喜种菊，暇辄至书院与诸生讲学，终日不倦。后迁广西潯州府知府去。

雍载庆 顺天人，咸丰九年署任。

贾荣怀 字蓉卿，江苏松江举人，咸丰十一年署任。同治元年，滇匪陷城，罢去。

魏泽远 字梅桥，河南荫生，同治二年署任。会贼至城陷，无踪。

樊继英 字小峰，湖北随州监生，同治三年署任。殫心政治，干练有为。

吕瑞玉 字润峰，顺天监生，同治六年署任。

英 惠 字希侨，汉军举人，同治八年署任。

阮调元 字翊堂，广西进士，同治十二年署任。

黄兆昌 字寿臣，湖北郧阳廪贡，光绪元年署任。折狱明决，案无留牍。

张鸿绩 字药农，贵州仁怀监生，光绪二年由西安清军同知调任，未期年卒，雅善丹青，志欲有为而不果。

刘宝年 字小楼，甘肃武威贡生，孝廉方正，光绪三年署任。性慈祥，工书法。

李廷瀛 字鹤洲，河南光山监生，光绪六年署任。劝办积谷，力求便民。

赵鉴 字蓉塘，甘肃皋兰廪贡，光绪七年署任。居心宽厚，为政有体。

刘焜 字汉楂，四川铜梁监生。由军功保举同知，光绪八年任。

训导

咸丰三年由洋县拨厅治

王槐龄 字眉生，郃阳举人，咸丰三年任。

刘履中 字子贞，镇安附生，同治四年署。

孙广恩 字荫堂，户县廪贡，同治七年任。

高兆煦 字朗山，米脂举人，光绪六年署。

仇孝愉 字爱庭，三原举人，光绪七年任。

巡檢兼司獄

道光五年設

張體煥 字映川，順天監生。道光五年由三岔驛丞升任。

李庚昉 字雲門，江西金溪監生。道光二十五年由袁家庄巡檢調任。

鄭宏錦 字蓮舫，順天人，文淵閣供事。道光二十七年由靖邊典史升任。廉靜寡欲，士民愛戴。因病致仕貧不能歸。同治元年賊至，城陷，不屈死之。

張慶 江蘇太倉人，同治元年署任。藍逆陷城，被執，罵賊不屈，遇害。

徐有林 字竹樓，甘肅人，同治三年署任。

陸燠 字小山，甘肅靈州監生，同治四年由洛川典史升任。

袁家庄巡檢

旧为周洋县丞，隶西安府，道光五年移县丞于镇

坪，始将镇坪巡檢移駐袁家庄。

李庚昉 江西監生，道光五年任。

林建泉 福建人，道光年任。

陶大培 字翼風，順天人，道光年任。

赵珣 字鲁峰，山西人，咸丰年任。

潘金册 字月峰，湖南巴陵监生，咸丰十年任。

陈光耀 字晶川，山西灵石监生，同治五年任。

赵嵩 字中峰，河南人，同治九年任。

杨光城 字治安，四川崇庆州监生，同治十一年任。

守备 道光五年设

邹文泰 苟成鑫 俱道光年任。

王其昌 吴兆文 俱咸丰年任。

安永兴 杨清泉 杨达思 俱同治年任。

黄义兴 同治八年任，兴安人，行伍。

厚畛子汛千总

张洪春 伍超群 俱道光年任。

周骏声 咸丰年任。

张心广 马天禄 张正伦 俱同治年任。

王永魁 周日升 俱光绪年任。

张文广 光绪八年署任。

黄柏塬汛千总

刑致中 道光年任。

陈三印 咸丰年任。

张锡桂 赵得胜 俱同治年任。

姚用章 马舜年 俱光绪年任。

赵士芳 光绪八年署任。

城守把总

马万清 马现图 马鼎 朱金 周世选 杨桂华 俱道光年

任。

郑子龙 谢廷选 俱咸丰年任。

毛占魁 卢定邦 俱同治年任。

其同治二年署任者陈礼，南郑人，带兵御贼，转战至八斗河，力竭，坠岩死。
孙衍庆 长安武生，同治八年任。

经制外委

哈连升 道光年任。

赵德 王怀元 俱咸丰年任。

董彦杰 同治元年署任，蓝逆陷城，被执，不屈遇害。

李福 张忠全 俱同治年任。

蒋作寿 光绪年任。

今署任者张崇文，宁陕人，行伍。

额外外委

高忠魁 道光年任。

任忠选 姚典 俱咸丰年任。

张忠全 王星 俱同治年任。

张崇文 光绪元年任。

今署任者张复胜，四川巴州人，行伍。

人物第五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佛坪数百里，詎无行谊卓然可表见者哉？然而道光以前湮没多矣。今不载，后何知焉？爰即所闻者著于篇。

盐知事銜郑鸣歧、孝廉方正陈鸿恩、从九品銜纪章凤、汪玉成等，道光二十九年，倡修文庙书院，时论称之。谚曰：急公好义，诸人有焉。

程晋沾 乡民也。性好义，识大体。道光三十年捐地一段入迎秀书院，岁取稞钱百千（此地同治间被水冲石压，岁租已减去十之五），以助膏火修脯。时设厅未久，山民皆椎鲁，不事诗书，使知向学者，晋沾力也。

丁志渭 年八十。同治元年贼至，被执，不屈遇害。又有同时御贼阵亡者十七人：增生李蔚廷、附生李沛霖、监生金鼎、丁仁顺，从九品郝殿元、民人宋程功、冉思扬、王万镒、杨全忠、梁奉、曹先、郝鍾灵、郝鍾庆、程隆、张璞、营兵白连忠、黄大丑。

列女黎氏 何先云妻。嘉庆六年，夫遇难死，氏年十九，遗孤显清，甫七月。氏坚心苦守，教养至于成人。垂四十年，冰操不易。道光二十一年旌，寿五十九。

廉氏 张璞妻。同治元年，被擄不辱死之。

戴氏 增生李蔚廷妻。年十八，其夫阵亡，守节抚孤十五载，孤又亡，氏痛哭呼天，绝食死。

田氏 张复吉妻。夫亡，年二十二，矢志柏舟，孝慈兼尽。抚孤三十年，事舅姑以孝闻。光绪元年旌。

何氏 宋云峰妻。夫亡，年二十七，冰霜自矢，家贫，以纺绩供子侄读书，均得成名，闾里贤之。光绪五年旌。

选举第六

佛坪为周洋地，考旧志科目无人。自咸丰三年设学至今，仍缺如，岂天独啬此方隅耶？抑官斯土者，教有未谨而甲第遂如此寥寥耶？苟有以文翁之治蜀者倡之，则涵濡礼乐，蔚为文明，佛之士必有长卿、子云者出，以光耀文苑儒林，岂特掇拾科第云尔哉！然孝廉著于汉制，成均太学，古亦重焉，今得备列于篇：

科无考 孝廉方正一人：陈鸿恩，咸丰元年举。

贡有恩贡一人：高步瀛。拔贡一人：李蔚朝，同治癸酉选拔，候选教谕。副贡一人：周景命，咸丰戊午科，恩赐。岁贡四人：史秉书、万年枝、刘锡祺、宋秉

仁。例贡六人：金家祥、张大伟、金秉乾、汪长钊、李茂林、李登瀛。

以例入太学者，道光以前无考。咸丰后二十八人：刘玉元、王凌汉、何九如、景升荣、范世禄、周明昶、彭义典、袁叙恩、吕文宪、张瑞祥、万维丰、金鼎、丁仁顺、毛德元、吴学长、余振海、李定芳、周明训、王春芳、李蔚棠、吕起端、刘盛源、史秉哲、陈华清、邓廷琨、何永昌、杨春芳、刘世贵。

以例得职者：湖北候补通判程道生，候选县丞李蔚稭，候选从九品郝殿元。

以例得职衔者：同知衔刘尚德、州判衔李名和、盐知事衔郑鸣歧、从九品衔李显春、纪章凤、汪玉成、王玉、彭春和、纪华焱。

武科 高映斗，光绪己卯。

杂记第七

杂记一篇，补前六篇所未及耳。凡近于齐谐者不入，虽杂而尚不失于正焉。

厅境诸山皆太白、秦岭之支峰也。太白、秦岭迤北之水皆入渭，其迤南之水皆入汉。究之太白亦发脉于秦岭，盖秦岭大千自西极来，由西倾，鸟鼠而南，结为嶓冢，又东结为太白是也。

灵泉四，俱在南门外，澄清馥冽，喷如珠玑。

骆谷与浼谷一谷相连，南口曰浼，北口曰骆。本汉魏旧道。唐武德七年复开，以通梁州。即今厅治二郎坝、都督镇、厚畛子、大蟒河一带。

境内夏无酷暑，冬极严寒，三四月积冰甫消，至八月又霏霏下雪。低山种包谷，高处只宜洋芋、苦苣。苣芋收七月，包谷收八月。倘秋雨连绵，则数种无收矣。

光绪三四年夏，旱，山外俱无收，而山中包谷、洋芋、苦苣皆成熟。以地气阴森，不畏旱，常苦雨也。谚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信夫。

光绪四年五月十二日寅刻，地震有声，民幸无灾。

厅治沙窝子有苗民李、吴、熊、马、王、陈六姓，系道光二十三年由贵州遵义府迁至。善药弩，谓为武侯遗法，发必中，中必伤人。同治间，贼犯苗寨，苗民发弩，伤其前锋，贼退，不敢复来。然性极古朴，男女躬耕，自食其力，从无争兢事。张金鉴竹枝词曰：『苗民还是好良民』。岂不诚然哉！

厅治向有板号、铁厂、纸厂。自兵燹后，无复业此者。惟蓄耳树，收伏耳，养蜜蜂，售蜜蜡，尚获利焉。

明正德十五年，椒溪河获白鹿一，项志铜牌，上有镌刻，皆漫灭，惟『唐』字可辨。（陇蜀余闻）

嘉庆十八年，岐、眉、邠匪窜扰厚畛子，势甚张。汉中总兵吴廷刚带兵追剿，遇贼袁家庄，败之。

张中庸墓 在治东椒溪河。考宋代名宦，公牧洋。明敏廉惠，歿葬于此。或作张嘉墓，非。

古云：蛇雉交，其卵遇雷入地，久而成蛟。山中蛇、雉最多，不知伐蛟之法，难免不受其害。然伐之若何？曰：寻其雪迹（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长，鸟雀不集），辨其土色（其上土色皆赤），瞩其光气（其地有气，朝黄暮黑，星夜视之，黑气冲霄；卵既成形，闻雷声渐起，其地之色与气亦渐明），听其声音（未起前三月，远闻似蝉鸣，或如醉人声。此时蛟能动不能飞，可掘及，渐上距地面三尺许，声阁阁，类雉鸣；不过数日，候雷雨即出，出多在夏末秋初。伐之者须冬时寻其雪迹，春夏视其气色，掘至三五尺，其卵即得，大如斛瓮），镇以不洁之物（掘得，用铁与犬血及妇人不洁之衣镇之，或备利刃剖之，其害遂绝），驱以金鼓之声（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挂一灯，可避蛟，夏日鸣金鼓督农，则蛟不起；即起，但叠鼓鸣钲，多发火光拒之，水势必退）。如是，则蛟虽暴，何至遽为民害乎？山居者其加意于此。

山中阴气过凝，每盛夏常雨雹。包谷杂粮被击无收。然则古人祭神免雹之法，

其可忽哉？是宜书：

祭法：先在城外西北方，向来祭厉坛处，扫除洁净，用净土垫平，为祭所。设香案祭品及诸神牌位。祭品用猪头、黑鱼、白面饼各一。诸神位次：龙王居中，余按祭文前后次序，左右排列。其牌位俱用黄纸摺叠，宽二寸，长七八寸，上锐下方，中空，挺以禾秆，下入跌座，每神牌后插小旗一，不拘颜色；其居中牌位上罩一伞，顶用黄纸，边用五色纸，鳞次粘之。祭期在立夏前一日夜静时，先选辰年生命二人，手执铁锁，头戴凉帽，于祭所百步外，迎神叩头，静候嗣用，火把二箇引路，诸信士及鼓乐随行。至祭所，乐止，遣二人手执铜锣，至先遣二人迎神之处，叩头迎神，二人喝道，二人鸣锣，迎至祭所，诸信士皆跪读祝文。毕，行六叩礼，焚化黄钱、神牌、旗伞，随将祭品埋地而回。

祭雹神文

维年月日陕西佛坪厅信士等，洁具香烛牲醴冥宝之仪，致祭于行雨龙王、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境内山川将军、河伯、本厅城隍、虫王、八蜡、本地五道合厅土地、青山水草诸神位前，曰：仰维众神职司，化育功在平成，捍大灾，御大患，千旋造化，宣时和，布时泽，康阜民生。等俯竭精诚，仰祈惠泽，

伏愿暘雨无衍，风雷俱顺，全消冰雹、霖雾，于我境并除蝥贼、螟螣，于此方下土沾恩，禾苗遂性，各得生成之利，永伸享祭之忱，预于立夏前一日星夜之时，共发虔心，诣郊焚祷。伏惟尚飨。

佛坪竹枝词十首，署同知贾荣怀作也，录之以补风谣之缺：

竹枝词

其一 太白峰高秦岭蟠，四时积雪渺云端。

风光共说年来煥，一雨依然六月寒。

其二 老君岭上路参天，一道羊肠一线盘。

到此客魂都欲断，只思骑鹤带腰缠。

其三 南城门外注灵泉，一勺涓涓汲饮便。

闻道嘉鱼常此出，喜他丙穴脉相连。

其四 都督河临涧水隈，游人争上钓鱼台。

分明路向磻溪近，想见安车尚父来。

其五 岩腰捷径路通仙，谰语还听野老传。

留得后山遗迹在，药王洞口阁虚悬。

其六 楚蜀连疆蜀更通，客民踪迹半川中。

关防一事犹宜慎，小事还多冒籍童。

其七 垦得荒山变熟田，悔将佃限写多年。

额租难益庄难退，只好频添扯手钱。

其八 见说端公颇不端，淫辞兢唱跳神坛。

巫风久染三巴俗，厉禁还须仗好官。

其九 泉水阴寒性不平，气凝颈畔瘰包成。

蚩氓岂必真强项，谁布阳和遂养生。

其十 街衢寂静类乡村，半作生涯半掩门。

赖有厅营虚体制，两边鼓吹闹晨昏。

附三省边防备览一条：

周至山内（备览一书成于道光二年，此时未设厅治，故云周至山内），东与郿县、宁陕，南与洋县、西乡，西南与城固、留坝，西北与凤县、宝鸡、歧、郿山内，均皆接连，其地方之辽阔、山谷之阻深，较甚宁陕。自宁陕、孝义设厅，教匪之窜林者，于两厅不能伏匿，多潜周至山内。县境老君岭以南，即入老林，其北近县治一二百里，开设木厂。圆木猴柴由辛峪、黑峪、西骆峪而抵渭河，渐次垦辟老

君岭而南厚畛子，四十里至都督河，西六十里至黄柏塬，西北至头太白垭，二太白垭、三太白垭，则径通岐山之三才峡；西南六十里至二郎坝，由二郎坝西北观音峡、厥场坡、鸡冠梁至磨房沟；北由鸡冠梁之分水岭，均通凤县山内；由二郎坝西大小牛尾河、平顶关至留坝之太白河；由都督河进二十四坝、药扒西至华阳；由都督河东佛爷坪、火烧营至大鳌山、大南、小南；由火烧营南至洋县之凉风垭、太古坪、月亮坪；由厚畛子东南太平河、长岭至板房子、黑屹嵒，与宁陕老林相接，蔚鬱蒙密，周围数百里，南山老林，此内最为广阔。留坝太白河可运圆木猴柴。城固之堵水河导源亦在周至，但自庆山以下，节节皆为民堰。故近宁陕、洋县一带，老林垦辟者尚少，稽察防范，不可少疏。由华阳取道二郎坝，至厚畛子二百四十里，华阳县丞谢大名访查古迹，自药扒、二十四坝有路通都督河，较二郎坝路捷一百里。老林中拔木通道，两面古树，一径蟠折，竟日在青雾苍烟中行走。沿途无客店安顿，为裹粮而前，则捷径不易行矣。（此条所记地名，多为今厅治所辖，有关掌故因附记以备考）。

附『府志』山内风土

佛坪老林未辟之先，狐狸所居，豺狼所噪。因招集外省流民，纳稞数金，指地

立约，给其垦种。流民不能尽种，转招客佃，积数十年有至七八转者，一户分作数十户，客佃只认招主，不知地主为谁。地主控讼至案，中间七八转之，招主各受佃户顶银，往往算至数百金，断地归原主；则客民以荒山开成熟地，费有工本，而顶银当照据转给，中间贫富不齐，原主无力代赔，则亦听其限年再耕而已。

流民之入山者，九、十月间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宿祠庙岩屋，或宿密林，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或木板，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渐次筑屋，否则，仍徙他处。

山民饘粥之外，盐布零星杂用，不能不借资商贾，负粮贸易，道多远阻。故家多畜猪，或生驱出山，或腌肉作脯，转卖以资日用。

山内之民，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属，无礼教之防维，呼朋引类，动称拜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故奸拐之事层见也。

开山种土，良民尽多，村落绝少。不过就所种之地架棚筑屋，零星散处，所称地邻，往往岭谷隔绝，匪徒剽窃，守望难资。

山民贸易，定期赶场。有在市旁者，亦有开于无人烟之处，曰荒场。山内地虽荒凉，场集中赌局绝大，往往数十两、百两为输赢之注，无钱以偿，流而为盗。其

赌具自造宝盒，弹钱、掷骰，不打马吊，不斗纸牌。严明守令，能禁赌博，即为清盗之源。

山内匪徒，有红钱、黑钱之分，黑者换包设骗，行踪诡秘，以术愚民。红则拜把结党，络窃市廛。兵役获其夥犯，中途拦截，名曰『打炮火』。地方官固宜洁清自好，犹须兼通方略，如过于拘谨，不能除害，则良民不得安堵。

山内民人，行走多持军器，以防不虞。盖匪徒暗藏利器，质小而锐，名曰『黄鳝尾』。每遇追捕紧急，挺持格斗，我无利器，则为彼戕害。伊何道而卖刀买筷也。

山内各色痞徒，闲游城市者，统谓之『闲打浪』。此辈所得银钱，随手花消。遇咽喉则相从劫掠，值兵役亦相帮搜捕，不事生业，总非善良。能令地无游民，则盗贼自弭。

山内防维之法，以安辑流民为第一要务。流民开山作厂，既各安其业，奸民即有蠢动，而各保身家，长饒白梃，尽成劲旅。奸民虽有，终不敌良民之多也。讼棍勾结差役，无风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亦附和为奸。如今日檄令查某寨，明日差令禁某事，地方穹远，山民受其凌虐，莫可告诉，豁然无复有生之乐矣。贤明守令，矜恤民隐，勤于稽查，俾讼师差役不能逞其奸，蠹伎俩，则流民安

业，匪徒不敢生心，此为拔祸本，塞乱源也。

保甲本弭盗良法，而山内则止可行之城市。棚民本无定居，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迁徙数处，即其已造房室者，亦零星散处，非有望衡瞻宇比邻而居也。甲长保正，相距恒数里，或数十里，诿能朝夕稽查，造门牌，取互结，敛钱作费，徒滋胥吏鱼肉。至客店之循环簿，亦只可城市用之。流民入山，多寄宿古庙岩洞，匪徒则山径取捷，均不安歇客店。宿客店者，不过贸易山货之小贩而已，各乡边境，距城恒数百里，如客店必照例造报，月一呈核，则仆仆道路，不胜其苦。

山中猎户，平时专驱虎狼之为民害者，其火枪百不失一，五溪蛮无以踰之。又各厂中，防咽匪劫掠，有标客拳勇技击，一可当十，此皆足备非常之用。

川楚民情，本自好事，加以讼师包揽教唆，鼠牙雀角，便成讼端。差役手奉一票，视为奇货。边境穹远，每将所唤之人，羁押中途客店，关说分肥。所欲既遂，则称未票先逃，索诈未遂，或更有株害。则云唤至中途被某某等纠众抢回，稟请加票，至城又羁之保户。累月经旬，不得质讯。差役坐食两造，口案费已不资。至命案之邻证，盗案之开花，一案尤必破数十家。民苦莫诉，几何不胥民而盗也。地方官严勒限期，相地远近，计日审结，案无留牍，狱无系民，民保而盗自弭矣。

康熙间，川陕总督鄂海，招募客民于各边邑，开荒种山。西乡令王穆设有招徕

馆，又飭州县选拔绅士耆民，充为乡正，宣讲圣谕。城中朔望，山内场集，均为演讲。责成地方官实力奉行，风俗丕变，盗贼希少，至今父老传为盛事。则善政之化民成俗，即山陬亦未必不可举行。是所望于志希循良者。

山内征收从轻，民间尚有受累者，山民应完钱粮，不过几分几厘。而距城往往数百里，至城又不能目上库给照，往返动至兼旬，则此几分厘者，非一二金不楚，山民不能自完。蒙猾于开征时，将山内花户，代为完纳，名曰截粮，官利征收之早毕，不复稽查，照票入伊辈手。故为挨延至次年开征，向花户催讨陈欠，算本利，索路费，一照非数金弗给。良司牧随到随收，或分期下乡，听其就近完纳，征银不满三钱者，准以钱纳。此催科中之抚字也。

山内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夏秋之际，淫雨经旬，土成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由山巅径滚而下。当久雨新霁，行人常有戒心。

山内石杂土中，地皆可种，惟道路难修。以上尽浮泥，经烈日日晒，则坚如石块。募人开挖，方得平夷。及大雨时行，巨石随行潦下坠，又复堆积沿途，加以藤萝丛竹之蒙蔽，旋剪旋生。征人之苦，较甚他处。

山中石性多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碎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久雨之后，亦时时碎坠。故寨堡之依崖而结者，往往下大桩于石穴之间，方得

坚固。

山内有耳扒者，将青冈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渐生耳。三年利尽，而新蓄之青冈木又可作扒。再有作扒者，另有一种木，间有取松树为之。

坚壁清野，皆制寇良策，行之山中，易著成效。平定三省案内，自嘉庆五年，寨堡议行民尽倚险结寨，平原亦挖壕作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据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故迅就荡平。

寨堡固能保民，于剿贼亦合机宜。贼窜山谷，不由路径，官兵尽力穷追，相距恒隔一二程，以其前无阻截之者也。寨堡既成，加以团练。贼至，拒险以御，大兵跟击，鲜有不扑灭者。

山民质朴劲勇，习险耐劳，非平原百姓气浮而脆者可比，贼党恒避之曰：『土豹子』。贼之用以劳我师者，大兵分道架梁，而贼翻山逾岭，其来如虎，其去如鼠，跟追无踪。山民则不然，贼之能皆山民所具，而贼之路径又不逮，山民生长其地为更熟悉，但训练之时，有宜与首人讲论者，百姓不食官粮，难以法制，可胜不可败。去数队受伤，余皆鸟散，锐气挫矣。贼来无迎头攻击，沿途分伏壮健于山湾石角，侦干贼队过去，必有落后之数十人委顿途间，突出截击，可以尽擒。前寨既用此策，后寨亦依计行之。则贼过寨堡，必有损折。又，贼驻扎地方，附近寨堡，拣壮健

于夜静更深，用大炮、过山鸟遥击之，纵不能多杀贼，而彻夜不得休息，必惊惶拔去，明日至他处又复如此，则贼益疲罢，落后被擒者愈多，我不劳而彼已不支，此乡兵困贼之至计也。

佛坪厅志点校本

点校：郭 鹏

出版：佛坪县志编纂办公室

印刷：佛坪县印刷厂

复印：佛坪县勤工俭学服务公司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六日